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六

按劾 二十五篇

彈宋庠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 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  
退等事臣等蒙 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  
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 陛下倚任常得其  
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膠固其位害敗  
于事廼臣等之職分 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  
私詆欺變白為黑惑亂 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  
以取竒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 陛下所明



熙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具劄子論列宋庠  
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畧效補報而但陰  
拱持祿竊位素冷安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解之  
際 陛下降 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  
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  
已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  
於欺乎 陛下所深察矣上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  
竊以前代至于 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  
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 國  
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

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為過  
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  
之俄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  
德輿文學德行之臣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  
瑕亦致罪名而然也至如 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  
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為辭未嘗明其  
過也近歲方乃撫拾細故託以為名揚于外廷斯乃  
不識大體之臣上惑 聖聽有乖舉措非所以責大  
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為 陛  
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 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



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倘以臣等為謗讟時  
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  
切竢命之至

再彈張堯佐

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兼景  
靈宮使又同羣牧制置使 制命一出中外驚駭緣  
張堯佐久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覆物論沸騰臣  
等累次論列 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併領要  
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  
知所措竊惟 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

祖宗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僚於 先朝則李  
至可謂自尚書參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  
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於 今朝則錢惟  
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  
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  
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  
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二年只授宣徽使  
踰年方加節度使此皆 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  
兼著亦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况執政  
大臣與 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



舉俾天下竊議謂陛下私於後宮不獨於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陛下以祖業為重以天下為意免使奸倖有所窺伺特出宸斷罷堯佐宣徽使之命任以外鎮庶可稍息天下之議

### 第二章

臣等近以除授張堯佐宣徽使以物議沸騰曾具奏陳乞詔中書明降指揮向去更不除使相及不許歸本院供職仍促發赴河陽庶幾稍弭謗讟未蒙俞允實切憂慮臣伏以陛下凡事克已鮮有過舉

止於堯佐厚甚不無衆口交非若厭物情理須降抑然自去冬言爭此事陛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以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為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遠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所上劄子早賜施行不勝懇切之至

### 第三章

近為臺諫官累奏乞罷張堯佐三司使之職及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官至於優與官爵富貴於



體無妨遂除淮康軍節度使充宣徽使兼已指揮中書后妃之家今後並不除兩府職任質之公論經久為允今來臺諫官却入章疏仍相率請對堅稱堯佐不當授此官職乞行寢罷顯是前後議論翻覆及進對之時喧譁失禮若以常法便當責降 朝廷務存政體特示含容宜令誠諭知悉

中書劄子第一道

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 制命始下物議騰沸况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以身為計哉直以誕告再行

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 朝廷亦似未安所以進退皇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陳也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覬望不知絕極始欲得宣徽使今訖行前命付與之矣雖出領近鎮將來必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階緣恩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已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前之失為杜慚之制特降 詔旨申勅中書門下諭以堯佐比緣恩澤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



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一不勝為國  
納忠激切之至

中書劄子第二道

又據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以除授  
張堯佐宣徽使物議喧騰曾具奏陳乞 詔中書明  
降 指揮向去更不得除使相及不許歸院供職仍  
趣發赴河陽庶幾稍弭謗讟未蒙俞允自去冬力爭  
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 聖度能虛懷而徇諫也  
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為  
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

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 國家至  
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劄子必賜施行不勝懇激之  
極取 進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進呈奉 聖旨如  
今後張堯佐別有遷改恩命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  
仍今後宣徽使不得過二員

論李昭亮 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  
闕朝見復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 天恩寬假人  
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為 國家顧惜綱



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嘗累乞移近郡而澶淵據北道之會扼大河之津 朝廷素擇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為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兼得以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為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徽之重誼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覲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廢而不行為昭亮計誠可矣恐非 朝廷所以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間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流頗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 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

矣而計較一小利害不肯宣力矧天下利害固有大於此者 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勸小臣哉伏望 陛下依前降 指揮趣令赴任上以全出命之體下以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覬覦之路由大臣始克如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望 聖慮必賜 裁擇

第二章

臣伏見宣徽南院使李昭亮近移知澶州到 關朝見遂乞留京師復求邊任臣等尋具論列蒙 指揮賜告三月滿日赴任候邊帥有闕許令就移未逾數



日却除昭亮知真定府移李昭述知秦州替呂公綽  
赴關中外聞之無不竦駭且昭亮先在延州日累  
求便郡朝廷優進職名特移近輔既而又圖邊任  
遽有此命是可否在於昭亮而朝廷之命令不行  
此豈大臣之所為哉兼昭述初授成德公議已為不  
允所蒞之處惟務姑息在成德尤甚緣秦州密接蕃  
部最為巨屏兵馬素經訓練習知節制曩來未嘗輕  
授若一旦令昭述處之遂用成德之政必致士卒驕  
橫緩急決不得用俾陝西沿邊諸鎮傳聞害事豈不  
大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趣令昭亮依舊發赴

澶州昭述別與一郡或且令公綽在任候將來滿日  
別選臣僚移替如此則朝廷命令必行不使僥倖  
覬覦之人得計則紀綱自正矣事體所繫不細臣故  
敢再三極論之必望聖慮裁擇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臣等竊聞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累上劄子稱於召對  
日奉聖旨面諭右正言孫甫言度曾上殿求入兩  
地今丁度乞賜辨證至今未見指揮物議喧然竊  
緣任用大臣出於聖斷如丁度實曾上殿妄自  
求進頗失事體或孫甫所言虛誰中傷近列即乞各



與辨明特賜行遣且丁度孫甫俱處侍從之班日被  
顧問今互有論列未辨曲直若 朝廷姑務含容不  
行降黜則好進者無所警懼言事者得以離間疑惑  
聖聽隳紊 朝綱無甚於此也欲望 聖慈將丁度  
累上文字早賜降出施行

彈郭承祐二章

第一章

臣等近曾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法等事乞  
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差許州部署雖罷知州之權  
然依前為節度使在承祐所損無幾於 朝廷威令

則所損至重至深也何則承祐以親以舊曲被優恩  
有大罪而蒙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便蕃富貴出入  
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逞姦慝瀆亂 國  
經身擁節旄而姑息士卒職隣樞近而僭越典常命  
之撫俗而殘民委之留務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蓄  
謀迹其用心實亦不順此其可怒則天下之惡無不  
可容者矣雖 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凶人不  
顧 君親胡為惕厲况當熙洽之際敢萌跋扈之為  
是誘藩臣非曰戎首若不痛繩以法斯則漏彼吞舟  
使包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兼臣等仍聞



承祐在南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揚致分  
析纔四十五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  
下南京令子細分析承祐在任日決配過軍人百姓  
依法不依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聞奏候文字到  
日乞 朝廷別賜裁處

第二章

臣等已二次論列郭承祐乞 朝廷據其迹狀重行  
降黜至今未奉 俞旨臣等實以為憂然所憂者非  
謂以言未從及身計也誠憂 國家威令不行則凶  
人無以戒懼開奸宄之隙發賊亂之前貽戚將來固

不細也聖人思患預防君子見幾而作皆慎於微小  
則其禍易除及事變之後雖有智謀即能戡定所傷  
亦已多矣承祐猖獗奚足顧忌但因之生事則禍亦  
不輕臣等所以區區不能自止也傳曰除君之惡惟  
力是視臣等雖其力微不能感動 天聽以摧壓橫  
猾至若自愛其身遇事面從則不忍也 陛下何惜  
一侍臣不正其罪使 威令行 朝廷肅明示四方  
之臣庶耶臣等實甚惜之伏乞檢會前來劄子必賜  
施行無任懇激之至

彈李淑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覩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者竊以李淑未丁憂間只帶侍讀端明兩職嘗坐吟詠刺斥前朝語涉怨尤事干烈祖以此差知南京自陳親老遂乞侍養相次又却充職當時物議以謂纔乞養親遽乃求仕無致養之樂有謀身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羣言未息旋即居憂今來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職乃處禁林之重何故崇署之至此哉臣等所不論也且李淑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亦具悉大臣等不復

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萬世之下致譏於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有嫌隙也臣等讀漢書見轅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為隱避不終其說漢景帝與湯武相去千餘年非其祖宗尚乃置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亦為之諱蓋禮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處清華官職俱顯祗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為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罪不容誅者也暨緣羣議稍示薄責淑乃曲辨益肆妄端欲遂一己之



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過猶鷄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間烝烝孝治格於羣黎謂之雞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為敢爾悖慢陛下仁惻篤顧舊物雖隱其甚惡不賜顯誅在乎物情已為恩貸今又增一學士處之禁塗眾議誼誼實甚不平况母年八十別無侍子臣等伏望陛下宸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令侍養如此則懷奸隱慝之臣有所戒懼不敢謗讟矣

第二章

臣近者兩次論列以李淑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乞與外任或令侍養今聞祇罷翰林學士依舊充侍讀之職况李淑父子荷國厚恩榮幸俱極輒敢私懷怨望譏切祖宗非所宜言天下共憤昔漢宣帝時揚惲但以怨刺之言尚坐棄市迹淑罪狀不賜顯戮已為寬貸兼母年八十別無侍子在乎禮律不合從政而貪冒寵利殊無畏憚且陛下日御講筵博詢經義當用篤厚方正之士以備師臣之列豈宜以姦險悖慢之臣得預進讀於前哉此尤不可之甚者



也伏望 陛下檢會臣前後劄子特出 宸斷與之外任或令侍養庶幾稍塞中外之議

彈張若谷

臣聞引年致政抑有定規殉祿貪榮頗傷清議竊見龍圖閣直學士兵部侍郎知洪州張若谷年近八十自登臚士亟踐清塗久越從心之年未有乞骸之請雖 聖朝眷待近待進退以禮而大臣去就之義安可罔然不知伏况江西重地為一都會兵賦繁盛控扼上游尤在得人以之鎮靖兼檢會御史臺先有起請乞行頒示而張若谷未能引退尚此冒居人之寡

廉一至于欲乞申明前命諭之致仕或與別移一郡

彈王達七章

第一章

臣訪聞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達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斂殊無畏憚州縣稍不徇從即被撻拾吏民無告實可嗟憫按王達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致此大患于今未息沿江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尤盛亦與蠻界接連不可久任匪人切恐為 國生事且揚紘但以體量官吏



過當尚降差遣况王逵害民蠹化衆議不容欲望  
聖慈特與降黜則天下幸甚

### 第二章

臣近以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所為任性加以殘酷  
不可令久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竊知下本路提刑  
司體量且提刑與轉運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關連  
寧無私徇縱使情狀的著恐未必能遵 朝旨兼王  
逵先任荆湖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僚奏劾降知  
池州尋該 赦宥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移今任雖  
遇 霈澤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為

事布在 朝野無不具知且非曖昧臣與王逵素不  
相接但以物議不允須至上言伏望 聖慈特出  
宸斷只令依楊紘例降一小郡所貴天下酷吏稍知  
警懼

### 第三章

臣近者兩曾上言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逵累任皆  
以慘虐不法降黜差遣縱該 赦宥不可復任職司  
乞追還 勅命至今未蒙施行按王逵前後三四任  
轉運使惟務培植生靈凌辱官吏任性率易不顧  
條制雖 朝廷未欲廢棄只與一郡已是寬恩於逵



何損且赦文優厚所以軫念黎元之至深也今淮南幅員數千里最為富庶財賦錯出朝家仰給若命酷吏為之職司而令一路之民獨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切恐傷陛下愛民卹物之心况薛紳楊紘止以體量官吏過當別無罪狀尚降任使未與牽復以王逵所在殘暴猥濫之狀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懲戒於後哉實為朝廷惜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只依薛紳楊紘例與移一藩郡則為害差小

第四章

臣先曾上言以江西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所為酷暴不可令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尋蒙中書劄子下本路提刑司體量無何提刑高良夫未到間提刑李道寧又移知瀘州却係王逵權兼管勾洎見朝廷指揮必是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令諸色人等首告卞咸在任事件一面差官根勘且卞咸替罷近及一年以朝廷體量之故即虛有猜嫌方行拮拾以逞私憾又令前提刑李道寧錄狀舉留乃是輕侮朝廷之甚所有卞咸被人陳告不法之事乞從別路差官照勘其王逵不可令更在本



任亦乞與移別處差遣免致鍛成大獄枉陷非辜

### 第五章

臣伏聞就差知徐州王達充淮南轉運使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按王達累任荆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轉運使並以所為慘虐黜降差遣昨任江東轉運使恣性狂率愈甚於前未幾降知光州又改今任雖該需澤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悔改凡所行事布在朝列無不具知固非曖昧且陛下軫卹生靈惟恐不及豈忍以一方民吏俾王達殘害伏望聖慈特賜追寢詔命且令依舊加州

### 第六章

臣近者上言以就差王達充淮南轉運使乞追還詔命且令依舊知州未蒙施行按王達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科率人戶錢物致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為國大患近年方息臣僚論奏遂降知他州次任江南西路轉運使又枉行徒配民吏不少尋朝廷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乃妄疑前知洪州下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行摺拾以逞私憾凡追攝于繫五六百人在禁鍛成大獄及別路差官再勘仍推究出王達罪犯尤多朝廷亦不



魯盡理施行却除河東轉運使自到本任凡所行事  
愈更率易殊無畏憚尋以舊事發覺被劾祗降知光  
州未幾又移今任雖該 需澤錄用緣王逵奸險慘  
毒之性無改悔之理且淮南財利錯出 朝省仰給  
發運司歲運軍儲六百萬石亦藉本司公共協濟方  
能辦集以王逵狠愎任性必也遠戾敗事不止一路  
官吏軍民獨受其害矣據其事狀衆議所不容豈可  
更令居委率之地且與一郡乃是 朝廷之寬恩也

第七章

臣近者與陳旭吳奎凡六次論列以新授淮南轉運

使王逵乞與改授海州至今不蒙施行蓋臣等之言

不足取信於 朝廷如是之甚俯仰慙懼不知所措

臣今畧具王逵逐任事狀伏乞 聖慈特賜 睿察

按王逵先任湖南轉運使日非理率配數十年役過

里正令納見錢只潭州係七百餘戶雖子孫淪歿及

實過產業者並令見佃人陪納凡干連數千戶其部

下諸州率皆類此一路之民例遭枷錮逃移死亡者

無數及臣僚論奏 朝廷特與放免又隱匿 朝省

指揮數月並不遵稟一向催納因事發覺遂降知池

州其他遠越之事不更條陳故臣僚上言伏見王逵



兇暴無識殘忍有餘列位替紳心同蛇蝎因緣奸詐  
遂忝職司在湖南日酷法誅求財利苟圖進擢民被  
殺者罔知其數黜降之後潭州父老數千人共設大  
會以感 聖恩與人去害在城數萬家三夕香燈徹  
曙又被苦之家並刻木作王達之形日夕拏撻其人  
心憎惡如是及任江西轉運使依前殘酷枉法徒配  
民吏恣行威福臺官舉劾遂下提刑司體皂里適屬高  
良夫未到李道寧移任王達權本司公事乃妄疑前  
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事跡遂追捕平民數百人只  
於本州倚郭兩縣收禁構成卞咸之罪况卞咸皆罷

將及一年方行摺拾以逞私憾中外莫不振腕憤嗟  
臣僚繼有章疏遂移荆湖北路未幾復授河東所為  
恣橫愈甚於前嘗至撫州筵上與郭志高酒醉詬爭  
遠邇驚駭尋又張珪進狀指論前知福州日在任賍  
濫不法事件俱有實狀竟不曾盡理勘劾止降知光  
州據其罪名不可悉數雖該 赦宥不可復付以表  
率之任且執政大臣所宜與 國家進才良退苛暴  
規恢治體沮勸將來今乃不卹人言固用酷吏於一  
王達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臣實為 朝廷重惜之  
伏望 聖慈令取索前後臣僚奏狀并章珉先勘卞



咸獄收坐及張珪所論之事同送御史臺依公定奪  
即顯臣言非妄仍乞檢會臣等累進劄子早賜施行  
况楊紘薛紳王綽王鼎本無殘虐之狀只以行事或  
有過當尚降差遣不與牽復職司較之王遠彼實非  
辜臣所以不避煩猥重此剖述惟 陛下特賜裁處  
請勘閻士良

臣伏見許州通判大常博士張士安奏准 勅赴蔡  
州制勘駐泊都監閻士良與知州陳述古互相奏論  
無准 勅連陳述古狀據官員人吏僧尼等首閻士  
良強買騾馬牛羊及乞取錢物共七十五狀并據士

良論述古私役兵士恣橫不公事其出榜召到陳首  
閻士良八十七狀不敢一例根勘已送本州及申奏  
者竊緣閻士良陳述古互論不法事件至多所出榜  
召到陳首閻士良八十七狀亦合晝時行遣不合却  
送本州顯屬避事欲乞特降 指揮令本勘官將所  
召到陳首士良八十七狀疾速理勘一就結案無訪  
聞一行干連人數不少炎酷方熾縲繫頗久罪非本  
犯情實可憫且干連人等應係照證各有歸著如該  
杖罪已下之人亦乞令本處一面先次決遣躋放盛  
暑之際免淹刑禁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臣近以新差知雄州劉兼濟材庸識闇素無廉節當此邊寄中外之議共以為不可乞選有材畧武臣充替至今未蒙施行臣伏見 聖慮以河朔事體至重故進任大臣節制一路誠為長策然沿邊守將未甚得人此不可不精擇也如 祖宗朝用何繼筠李漢超何承矩李允則以禦北鄙皆極一時之選是致邊方寧肅 朝廷無北顧之憂蓋委任得人之明効也方今不患乏材但患不能用爾緣雄州最為控扼重地尤不當輕授事機少失雖悔何及且戎虜之性詭

詐萬狀殊不可測今既無名構是釁隙故必有為之謀者可不熟慮而預防之哉伏望 聖慈特令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庶免緩急誤事

論李綬冒國親事

臣竊聞舊開礮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為親將就婚蚤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 勅節文應 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官審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闕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涉不實會 赦不原其罪仍仰梓彈之官常加采聽又太常禮院 勅太宗正司奏不



是工商伎術之家聽許為親其李綬男正礙 條制  
竊以伉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屬在名勝蓋禮  
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參擇按李綬闕冗  
之餘軒裳所絕嚮緣進納已濫 寵恩豈可更冒瀆  
國姻塵鄙公族使天支之秀下偶非類汨紊彝制虧  
損 朝美臣請罷其婚媾別求德閥仍乞申命有司  
今後國親並須依 勅選定

請追任弁官

臣伏見近降 勅命以免追官勒停人任弁授太常  
少卿物論喧然未為允當訪聞任弁先知汾州日所

犯罪名至多除輕罪外凡額外占使兵士一百一十  
六人令織造馳毛毬子及打三黃鑲諸般私下雜作  
並是名目破刺人數計二萬三千六百餘工計庸紐  
贓絹一千六百餘匹有零據法寺准 律監官及主  
司於職掌之所私役兵防者計庸准盜論其任弁合  
於流三千里私罪上定斷事該疎決降從徒三年私  
罪官減外合追太常少卿更罰銅一十斤放奉 勅  
特免追官罰銅一十斤勒停者竊以長人之任表率  
為先既自犯於邦刑宜不齒於 朝序按任弁本以  
庸質濫茲重寄不能正身蒞下而乃徇利敗官雖該



赦恩例許錄用原其罪狀當置冗散豈可牽復舊職  
列在卿曹即事緣情實辜 聖化况任弁雖免追官  
勒停亦合降資叙用欲乞追還新命無授他秩則賞  
罰不濫清濁有別俾天下貪猥之輩漸知警懼

論閻士良轉官

臣等伏見六宅副使閻士良除授崇儀使罔測緣繇  
中外疑惑盖自 明堂覃恩之後臣僚非著灼然功  
効未嘗有超越遷轉者按士良先任蔡州都監日以  
不法坐罪黜降不逾數年復陞職任今又不次驟正  
使名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河朔塘水當無事之時

亦可助邊防之固但存舊制公私為便頃歲揚懷敏  
興修不已大為民患累有臣僚論列遂令依舊自士  
良繼領是職訪聞復以創置屯田為名疏決水勢飄  
浸鄉村沿塞居民尤被其苦况逐州軍自屬長吏等  
筦構豈假更設斯局兼士良到 闕奏事僅及兩月  
遷延不去必是以此為功邀求進秩既得之後何所  
不至寢開僥倖之路或構戎虜之隙則為害不細伏  
望 聖慈特許追奪前命以戒將來及移士良與別  
路差遣庶免向去別啓釁端

請罷王渙權貨務



臣等伏見監推貨務王渙先任京官知濟州鉅野縣日曾犯贓罪除名編管自後改除班行勾當作坊之時又犯贓罪去官其人賦性貪回用心以獮善能交結以恣其為只如先降 條貫勾當推貨務須是三司副使同罪奏舉方可差除王渙意欲僥求限以其制遂乃作計先授監左藏庫而後論列稱奉內朝班次不便乞改差勾當推貨務 朝廷不知其累犯贓罪因而聽從物議紛紜謂長奸計是乃狡獪之明驗也且推貨務之於省司表裏相濟其任至要所繫甚重施設出納最須得人豈可使贓汙之餘妄居是職

公然肆志無所顧忌商旅喧而上訴 國家浸以遺利儻不速為解罷則其為害可勝言哉臣等以為王渙前後犯狀彰明衆所共棄乞賜停廢永不別與差遣如此則儉人畏法莫敢自恣而流品一清矣兼聞馬誥亦累乞解罷伏乞嚴降 指揮三司副使選舉曉財利有心力清廉強濟朝臣使臣兩員共幹其任必能辦集則大計有賴而 國用庶幾乎足矣

辨理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臣伏聞

勅差起居舍人吳奎知密州臣近因上殿



親奉 德音宣諭以唐介彈奏大臣事及吳奎臣亦  
粗陳本末緣吳奎荷 陛下不次擢用孜孜言事不  
避權倖以是忌嫉者衆非 陛下英明博照無保全  
之理况唐介輕妄之詞誣罔 天聽固 聖鑒悉以  
辨明矣臣以無狀待罪諫列不能補報以負天下之  
責豈可見 朝廷事有過舉循默不言而令諫官橫  
被惡名哉雖吳奎補郡私願甚便然公議痛惜之欲  
望 陛下慈且令依舊供職臣區區之心非謂吳奎所  
惜者 朝廷事體蓋不欲使奸邪者得計則臣之責  
塞矣惟

聖度曲賜

裁察則天下幸甚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六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七

民事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臣近者獲登 雲陛親奉 德音詢及 本朝并唐  
編戶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槩不足以上對 清問  
退而徧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戶  
口記籍莫得而詳 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  
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  
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  
二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



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總百四十餘萬耳晉自武帝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万九百九十九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降及五代戰伐相蹂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各有數十萬 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劍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七 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七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 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



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日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蚩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冶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閔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一帝之世矣

直勾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臣竊見河北沿邊諸州軍只管一兩縣處其得替押錄里正人數至少供應衙前不足遂於近下散戶內

直差未充衙前客司執役應副重難差遣並無年限替期且自來條貫應得替押錄里正充衙前三年及二年滿日並放歸農蓋以先歷優輕令免重難一次所有直差衙前又不曾經歷優輕却令長入不與番替直候家產蕩盡方得逐便若比押錄里正先歷優輕又有歸農年限則若樂甚不均濟欲乞將應河北諸州軍直差衙前客司並與二年一替其情願永充者亦聽從便

寬卹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臣竊聞江淮兩浙荆湖南北路近歲旱澇相繼粒食踴貴淮南西路蘄黃等州尤甚去秋霖雨殞霜損害苗稼今夏大水飄流居人無又官中配糶民間之蓄盡輸入官官糶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米價斗一百文縱江淮稔時米雖賤而民有飢者况遇凶年亦何卒歲為其無備故也今則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衆故賊盜充斥聚集成群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數十人所在剽虜官司不能禁自光壽以南距江亦皆如是州縣上下遮相蒙蔽不以 上聞使 朝廷無繇知之况今秋苗稼既

槁則望在來夏而彫殘之民朝不謀夕豈能及未夏乎且天之降咎必在於凶年者蓋年凶則民飢飢則盜起盜起則姦雄出姦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伏望 聖慈申命執政大臣應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夏至今秋灾傷甚處選差臣僚遍令體量安撫從便宜而振貸之夫救灾卹患國之常也若忽而不顧寔成大患得不為 朝廷之深憂乎

再請差京東安撫

臣近以京東盜賊充斥曹兗等州長吏乞別選差有



方略臣僚及遣臺官一員往彼體量安撫監督諸州  
縣捕捉免成後患未蒙 指揮緣京東素是出強賊  
處不可不即時誅滅若令結成羣黨藏伏山林則為  
害不細况巨嶧山累年震動去春兗鄆又地震兼春  
前歲星孛於虛危之次亦是齊分此皆變異之大者  
固不虛發不可忽天戒而不大為之防也且前代并  
本朝天下凡有灾傷盜賊即遣黜陟使或採訪安撫  
等使循行郡國今之議者必謂虛有煩費若其得人  
可以按察官吏能否詢訪民間疾苦俾之便宜從事  
所濟豈不大哉所有本路轉運使亦未甚振職乞於

別路對換有才略者不然則敗事雖悔無及伏望  
聖慈特許檢會臣先進劄子所乞近差曹充等州長  
吏并差臺官安撫事早賜施行

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寇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  
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 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  
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搔動乎蓋郡縣長  
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  
以為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  
賊否各徇頽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



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  
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歛不已入懷危慮或因歲之  
饑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  
患况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  
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場收  
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  
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  
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  
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請免江淮兩浙折變四章

### 第一章

臣竊見淮南江淞荆湖等州軍數年以來例皆薄熟  
去秋亢旱尤甚可熟三二分當年夏稅見錢一例科  
折內第一等折納小綾每匹一貫六百七十文省官  
純每匹二貫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戶  
並折納小麥每斗三十四文省續據發運司准中書  
劄子據三司奏乞將慶曆三年上供額斛斗六百萬  
石內將小麥一百萬石大豆十五萬石折納見錢發  
運司遂相度小麥每斗并耗添估九十四文省大豆  
每斗并耗八十八文省比逐處見糶價例兩倍已上



應該小麥一石納見錢九百四十文省尋又准五月九日中書劄子據發運司奏竊慮豆麥價高入戶難得見錢奉 聖旨宜令本司疾速指揮逐路州軍據合折夏稅豆麥令人戶如願納見錢者即仰逐處依起納日在市價例錢數送納如只願納本色斛斗亦聽從便雖有前件 聖旨指揮本處官吏並不遵稟但一面抑令人戶納元估價錢不許納本色斛斗以致豆麥益賤錢貨難得下等入戶尤更不易發運司但務歲計充盈不慮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為 國歎怨甚於此且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

危所繫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若因此流亡相應而起塗炭郡邑則將何道可以卒安之況已萌之兆不可不深慮耳兼自淮以南及兩浙荆湖從去秋至今春並未得雨二麥不秀耕種失時民心愁愁日懷憂懼欲望 聖慈特降 詔勅委逐路轉運提刑不住巡歷體量應是諸雜科率權且停罷若向去蠶麥稍熟今年夏稅諸色錢等除第一第二等戶各令依舊折納外其第三等已下并客戶特與免諸般支移折變只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獲蘇息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一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天段雨澤二麥不秀耕種失時并去年諸處夏稅一例折納見錢小麥每斗估價九十四文省民間錢既窘迫麥又無用應急賤糶納官其直每斗不過三二十文中等已下人戶絕更不易今又時雨稍愆蝻蟲復作民心愁苦深可矜憫况東南奧壤國家仰之如帑府尤宜保固以制諸夏若不急於優卹繼之以重困獸窮則攫竊恐更為朝廷之憂爾臣先乞應係諸般科率權且停罷如將來蠶麥豐登中等已下且令各納正稅本色錢等權免今年折變庶

孤貧人戶稍獲蘇息至今多日未蒙指揮欲乞檢會速賜施行兼乞下諸路轉運司提刑司不住巡歷體量或有蠶麥不熟之處人戶申訴州縣不得抑退並令依例疾速差官檢覆開破逐色租稅免致流亡

### 第三章

臣昨於四月九日劄子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一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天段雨澤其中等已下人戶夏稅乞不依去年折變見錢令只納本色又於當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亦乞令中等已下人戶權免今年夏稅折變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兼諸處見今



納夏稅若令一例折變深屬不便緣逐路今歲蠶麥  
薄熟兩澤久愆耕種失時蝗蝻復起秋成未保人心  
益怖而又民間錢貨絕難出辦若不特賜寬恤竊慮  
下等不濟人戶以官錢窘迫必致流亡強壯者盡為  
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不獨搔擾郡邑抑亦離去畎  
畝糾 國家財用所出盡在東南不得不深慮也又  
訪聞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今夏蠶麥例皆豐熟  
此乃天意欲少寬東南之民若此數路稍旱調度或  
急則 朝廷縱有矜憫之心亦無所及然臣職賤言  
輕宜無采錄但事體至大乞留 聖意伏望 陛下

特出 宸斷速賜 指揮則一方生靈有再蘇之望

第四章

臣近者累次上言乞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中等已  
下人戶今年夏稅權免諸般折變祇令各納本色尋  
奉 聖旨送三司相度訪聞三司已具申奏訖至今  
未降 指揮緣諸路見納夏稅多日兼有路分絕遠  
之處若吏稽緩竊慮後時即 陛下矜恤之心恐無  
所及伏望 聖慈憫此重困之民速賜 指揮則天

幸甚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臣訪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為本州管下五縣自去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并今年養蠶只及三五分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孽畫不放省稅外只乞與免支移折變已奉 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聞奏竊知本路轉運司牒陳州令將今年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納見錢却令將大小麥每斗折見錢一百文脚錢二十文諸般頭子倉耗又納二十文是每斗麥納錢一百四十文况見今市上小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是於災傷年分三倍誅剝貧民也則民間錢貨從何出辦兼將客戶等蠶鹽一斤

一例折作見錢一百文又將此一百文紐做小麥二斗五升每斗亦令納見錢一百四十文計每斤土鹽却納三百五十文况一郡五縣數十萬口非常暴斂小民重困體實非便欲乞特降 指揮令本州疾速依見今在市二麥實價估定錢數令民取便送納見錢或納本色庶使京輔近地不濟人戶稍獲蘇息兼慮本路應係災傷州軍或有似此重行折變之處亦乞特行勘會速賜 指揮若稍稽延恐無所及

請救濟江淮饑民

臣聞天以五星為府人以九穀為命五星紊於上則



災異起於下九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  
上下相應故天變於其上則人亂於其下是天人相  
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脩省以謝於  
下年穀不登則賑貸予資而卹其困蓋不使天有大  
變而民有饑色則人獲富壽而國享安寧矣方  
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  
歲亢旱民食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朝廷昨遣使  
命安撫賑貸以救其敝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  
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已蠲復則糧斛  
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糶以充其數由是民間所山

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價率無可糶  
父子皇皇相顧不拯老弱者死於溝洫少壯者聚為  
盜賊不幸奸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  
卒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治此而致可不熟  
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江淞六路災傷州  
縣凡是配糶及諸無科率一切止絕如敢故犯並坐  
違制庶幾少釋疲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數若不  
敷元額即候向去豐熟補填仍令州縣官吏多方擘  
畫採濟飢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  
不用心採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羣黨即乞一例重行



降黜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臣訪聞江淪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災傷  
即日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拯濟必致流亡  
強壯者起為盜賊老弱者轉死溝洫因此生事為患  
不細緣逐州除軍糧常平倉外別無大段斛斗准備  
竊知王琪見起請義倉所在見管米數稍多州縣必  
未敢專輒支用若一一取候 朝廷指揮往復數月  
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及欲望特降 指揮下逐路  
轉運司勘會轄下元係災傷州縣如委實入戶闕食

即令晝時將義倉米速行賑給以濟貧民如乞臣所  
奏即乞早賜 指揮

論江西和買絹

臣竊聞江南西路今年和買絹價轉運司並以米鹽  
充折并轄下州軍和糴斛斗多是抑配人戶緣本路  
亦係災傷地分民食甚艱若重有搔擾必致流亡伏  
觀慶曆七年 南郊赦文內江西一路多以米鹽充  
折絹價虧損下民仰轉運司今後須管支見錢和買  
今本路轉運司顯是故違 制旨專輒施行且命令  
者 人主之柄而治亂繫焉凡 朝廷降一命令所



以示信於天下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顧乃是命令之  
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則 朝廷綱紀亦緣此  
寢隳矣欲望 聖慈特賜 勘問施行所有斛斗並  
令依舊例和糴不得抑配人戶

論放欠

臣伏覩 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  
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無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  
見今本家并干繫保人內委無抵當者並令本屬及  
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  
者限 赦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

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

誠 陛下優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前後

赦文凡所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即遵

行臣竊聞 真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

諸色遠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蓋先

帝以恩詔每 宥通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繫追

逮益為煩擾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 先帝

憂民軫物之心惟恐不及伏望 陛下特降 指揮

委三司將應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

錄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赦絕



於下矣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一鳳翔府斜谷造船務每年造六百料額船六百隻方木物料等自來分擘與秦隴鳳翔府諸處採買應付

慶曆六年七年材料等共三十二萬見欠七萬有零

慶曆八年材料等共二十一萬七千有零全欠一斜谷務又打造成陽陝府橋脚船四十四隻合用材料共三萬一千有零見配買次

一修河椿樑共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十二條

七州科買

一上京材木共九萬三千一百五條各係大料木植十四州科買

一採斫澶州河中府纜索竹一百五十萬三千八百二十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

一買上供肉羊兔千口係十九州軍

一買紫草一萬斤係十州軍

一買紅花四千斤係六州

右具如前臣勘會鳳翔府造船場每年額船六百隻



其方木料並是本府并隴州量支官錢收買及於秦州採斫所差衙前例各倍錢一二千貫前後人戶破蕩家產不少每戶錮身者不下三兩人經年未得了當時准三司牒買修河椿楸四十三萬餘條亦於永興等七州軍配買比之常歲多兩倍已上并河中府澶州要纜索竹一百五十萬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今又准三司牒採買上件材木九萬三千條有零亦是分配永興等十四州收買緣並係大料木植只是秦州出產又聞深入番界採斫至難其餘不差州軍須至差衙前分買况陝西州軍一年之內三五次各

是大段料配兼又錢法改更之後民間即日大改不易若稍不行寬郵則疲困之民無保全之望雖詳省中書劄子住九年十年科買又只聞說肉羊紫草紅花之類並是小可物色亦易為應副所有逐年買造船場材木物料及椿楸等最為大害乞賜詳酌指揮權與蠲免

請將邪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

第一章

臣竊見河北漳河淤地名為沃壤而廣平監於邪洛趙三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是漳河左右



良田每牧馬一疋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衛州  
淇水監每馬一疋止占地三十一畝其廣平監剩占  
八十四畝兼廣平係兩監自後停廢一監三州共約  
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往歲官司遂令百姓請射  
出租課佃時年歲深遠耕為熟田就種已成園林及  
作父祖丘塋廿一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  
約出粟八萬七千五百餘石小麥三萬一千二百餘  
石稗草五十五萬六千餘束絹八百餘匹昨准羣牧  
司指揮令逐州作一年盡起遣佃戶却收其地入官  
今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經鼓司進狀及三司

亦曾論列不報訪聞廣平雖再分為兩監馬只有五  
六千疋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得此地枉有廢  
為閑田縱添得馬三二千疋况元占牧馬一疋之地  
比淇水監可就牧三疋亦未為闕事緣河北西路惟  
漳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馬地已占三分之一東路又  
值橫隴商胡決溢占民田三分之一乃是河北良田  
六分河水馬地已占三分其餘又多是高柳及澤鹵  
之地俾河朔之民何以存濟欲乞且令人戶依舊耕  
佃供納租課若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鞍馬公私  
大利無甚於此伏望 聖慈體念河北人戶累值灾



傷流亡未復豈忍更奪其衣食俾之失所有傷和氣  
無益仁化又況與 國家歲出斛斗萬數不少經久  
實為穩便伏望出自 宸斷特降 指揮

### 第二章

臣近為廣平監牧馬草地乞令人戶依舊佃種至今  
未降 指揮切緣廣平監元係兩監於邢洛趙三州  
內共占民田一萬五千餘頃頃由停廢一監共約退  
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官司令百姓出租課請佃年  
歲深遠耕為熟田及作父祖丘塋其佃戶共九千三  
百四十餘戶每年共約出粟八萬七千餘石小麥三

萬一千餘石得草三十五萬餘束絹八百餘匹昨准  
羣牧司指揮令逐州作二年起遣佃戶收地入官今  
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曾進狀不行况兩監馬  
只有五六千疋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此地枉  
有廢為閑田縱添得馬三二千疋若比淇水監一疋  
之地可就牧三疋甚不闕事臣前進劄子見下羣牧  
司相度必是妄說事端故要占留欲乞持出 宸斷  
指揮令人戶依舊耕佃輸納兼據一年所得亦可置  
數倍鞍馬公私實為大利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臣昨任高陽關日以部下十一州軍諸般欠負並係明堂赦前合該除放緣逐州軍從前失於舉行臣尋具欠折因依保明申奏乞與除放已蒙三司送本路轉運司再令勘會至今未盡結絕况前件欠負委是逃亡人戶其間或有存者又無家業抵當即不是侵欺盜用今又該 南郊大赦欲望 朝廷特賜 指揮檢會臣前狀盡與除放

請免沿邊人戶折變

臣伏見河北沿邊州軍逐縣戶口至少雖有田土以迫近塘泊逐年例皆滄澆秋夏未嘗收熟極邊之地

民力重困不可不優與寬卹本路轉運司依自來體例二稅一切折變支移輸納不逮流亡者甚衆欲乞特降 指揮委轉運司勘會應沿邊州軍見係塘泊接連之處人戶二稅今後只令納本色更不得一例折變及支移使知 朝廷惠養之意則緩急可用  
接送北使三番

臣近聞 聖慈以接送契丹國人使往來更不差三番只令近上使臣管押金器沿路充用並委逐州縣長吏通判及令佐已下一切應副中外聞之莫不欣忭以為數十年之弊而 陛下一旦罷去使河北生



靈有來蘇之望今聞內降 指揮復置臣未測緣由  
徒用驚駭且三番為河北之患積有歲年日甚一日  
誅求搔擾公私不勝其害臣頃年曾差充送伴人使  
且知蠹民殘物之甚亦嘗論列緣河北連綿災傷流  
亡未復若不省徭役罷配率以寬養凋瘵是棄河朔  
也况 陛下矜念哀憫之極故特行前 詔此為至  
當今乃無故復置竊為 陛下痛惜之惟 陛下特  
留 聖意且依前降 指揮寢罷則天下幸甚

論修商胡口

臣伏覩近降 勅命商胡口只催來年秋修塞合要

物料令三司檢會天禧年修河體例敷配所貴眾力  
易集臣先奉 聖旨與兩制已上定奪修閉利害以  
商胡經久須合修塞方免河北水患今准 指揮來  
秋修塞必是河水令歸故道緣前來累經差官相度  
工役五十餘萬三二年間恐未了畢若河水匯住未  
得通快則商胡固難豫修修之則潰溢之害立可待  
也况頃歲之決秣以故道橫隴壅闕水勢不快遂致  
潰溢今若不先議開理水道使之浚流便欲修塞商  
胡不惟必有後患乃是重起八年科率之弊虛困六  
路凋殘之民耳欲乞 朝廷且據計度到故道工役



先令差撥兵夫漸次開理或一二年內功可必就即委三司豫行計置物料若是全出民間事必難集蓋諸路久經災傷雖京東京西河北陝西近歲稍稔然富者竭於率歛貧者見已流離倘不卹他虞遽興大役臣恐 朝廷之憂不獨在商胡矣伏望 聖慈特出 宸斷以河朔久罹水患須議疏塞即乞且輟鄆內菴庫見錢百萬貫令三司專功收管積薪聚糧豫為具備其餘即令中等已上人戶敷配俟開淘舊道水有所歸則商胡之塞一舉可成所貴民力稍寬功用無乏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

臣前年夏間因送伴比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借見錢及時收糴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 國用雖尋差監察御史劉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帛有限竟不能廣有積聚以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竊見 朝廷差仲簡宋選陳榮古往三路便糴臣亦曾上言以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宣特出 宸斷權於內帑支借見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逐路每此之便廣謀收糴俾邊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 聖慮而位疎言賤未賜開納臣今蒙 恩改授陝西



緣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貨踴貴且  
朝廷所以納尤昊誠歆許之自新者蓋欲少紓民力  
耳今邊事雖粗寧息而屯兵防守調度浸廣錢貨積  
弊倉庾殆空如緩急有事亦未免重困生靈况時用  
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勿擾之安之之道惟  
在不橫賦不暴役若誅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哉伏  
望陛下少留聖意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應三路  
用度不足且以內帑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心苦安  
則醜虐肩足慮哉

領陝西漕日上殿

臣昨任京東轉運使日竊見轄下州軍諸色人等係  
積年欠負官物錢帛斛斗等共約二萬貫石其干繫  
人數不少並是主持倉庫以年歲深遠因循消折即  
無欺蔽或本身死亡或家產蕩盡見今均在干連及  
保人處理納皆是不濟人戶看詳先降條貫合該  
除放臣在本任日累次保明申奏終未奉指揮省  
司凡下文牒催理州縣逐次承稟舉行終無毫忽錢  
物納官但虛成搔擾重困疲民於國未有小益於  
民乃為大害官中縱不除放人戶亦無可送納欲望  
聖慈令檢詳前狀特降指揮庶破蕩之家稍獲存



濟兼恐天下諸般欠負官物內有別無欺弊合行除  
放見行催理者不少亦乞下諸路轉運司勘會保明  
如依應得先降 條貫並與放免

乞開落登州治戶姓名

臣竊見登州鐵冶戶姜魯等十八戶先陳狀為家貧  
無力起冶迺年只將田產貨賣抱空買鐵納官乞依  
條例開落世名臣在本路日累次保明申乞與除免  
又准省牒勘會逐官徃彼相度兼臣親自巡歷到登  
州萊州子細體量得姜魯等逐家委是貧乏積年不  
曾起冶再具保明申奏至今未見 指揮臣因訪聞

得舊來州郡最出鐵貨緣人戶先乞起冶之後或遇  
家產銷折無鐵與作官中並不認孤貧一面監勒送  
納元額鐵數以致破蕩資業沿及子孫不能免者比  
比皆是雖遺利甚厚而富民懼為後患莫肯興創所  
以鐵貨日削經久不興欲乞今後應係冶戶或有委  
實家產銷折無力造作者並仰差官子細勘會如無  
弊倖即書時保明申轉運司與除落姓名訖申省若  
州縣故縱及人戶妄有規避即許人告首官吏重行  
朝典告人與賞錢一百貫文仍令州縣常切多方招  
召諸色人起冶不得住滯邀難如是人戶樂為鐵貨



增羨寬民利 國無甚於此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臣近聞同州韓城縣鐵冶務自來定占七百餘戶內二百餘戶原有物力比見死里正人戶並各高強只以冶戶為名經今五十餘年影占州縣諸般差役其冶戶內係第一等者每戶逐年供給冶務諸般所出錢不過三貫文外更別無所費况官中所得鐵貨只及十餘萬斤仍官支買炭并工匠錢三百餘貫更差專監使臣一員兼體問得本縣人戶以冶務全占却上等力役及致下等人戶差役頗併供應不前若將

上件鐵數據等第均在一縣人戶上每約納官鐵歲不過十斤至二三十斤况本處見賣每斤價錢二十四五文每戶歲納官鐵約費三五百文雖自來官禁烹煉彼中私賣甚多令百姓取便烹煉必然鐵價轉下兼令赴本縣送納於民至便又減省得監官一員只令本縣令佐專管給納仍得二百餘戶兼充重難役次頗甚均濟臣在任日方欲行遣屬以移任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差清幹官員往彼相度施行

論瀛州公用

臣昨奉 勅就移此住緣本路久經災澇流亡未復



臣自蒞事以來應係兵民邊防凡干利害敢不悉心措置然而路當衝要使介相望迎勞供費之繁因循浸久臣方欲裁損一二而議者亦已云云孤危之跡不皇啓處勘會本州公使錢每年二千貫凡百用度盡出其數看詳舊例紛委無算今若據犒設軍貲並依舊外其諸般用度頓行減罷則衆論未以為允或且仍舊則支費至廣未知所濟臣遂將前任自皇祐元年八月至皇祐四年八月終三周年計算約費用過錢三萬三千貫文省是每年約用錢一萬一千貫文竊緣本路州軍公使錢除雄州每年五千五百貫

文外自餘瀛州莫州恩州例皆每年二千貫文况瀛州自分四路之後屯集軍馬事體用度與恩莫州不同無慮數倍欲百端圖畫亦所不逮若不害公則必傷民臣設於用度中量減其半則每年尚使錢近六千貫除省錢外亦少四千貫文若依近降 指揮廣務回易亦恐所得不能滿數况又河朔連歲不稔水滂未已民力重困豈忍過有誅削以追不虞之謗哉欲乞 朝廷以雄恩莫等州公使錢叅校特賜詳酌指揮或 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躬親取索合破錢數并前後體例別立酌中定制俾經久遵行臣以無



狀猥叨擢用公家之事不敢顧避然飾厨傳稱過客  
上下承習為日持久所積未及毫末議者已駭聞聽  
竊慮愛憎之口因起中傷之語踈外難立孤直易搖  
臣固不以毀譽之私變初終之節伏望 陛下俯矜  
愚拙曲賜保全或謗毀之緣生繫聖神之明辯誓殫  
勤瘁上荅 隆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臣伏見知并州韓琦上言乞罷諸路里正逐鄉稅賦  
只委戶長催納三司已牒逐處轉運司相度去訖臣  
昨任河北備見諸州軍所差里正只是俵備衙前其

秋夏二稅並是戶長催驅重役之中里正為甚每縣  
或無上等即以中等戶充家業少有及百貫者須充  
衙前應副重難之役例皆破蕩其逃亡非命者比比  
皆是怨嗟愁苦所不忍聞今若依韓琦起請悉罷里  
正如衙前有闕即委令佐於一縣詣鄉第一等中選  
差物力最高者充役如更有闕亦如此輪差委是經  
久公私利便庶幾凋殘之民稍獲存濟又緣里正係  
正月內差若伺候諸路轉運司相度必恐遲迫欲望  
聖慈特賜詳酌早降 指揮施行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七

奏議

卷七



